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
第十五回 暗調笑派守芙蓉祠 明糟蹋裸受桃花板

卻說那日榮府寶二爺生日。清晨齋了壽星後，裡裡外外來拜壽的不少。外邊寶玉自己應酬，裡面來的：先是探春、寶琴及北府王妃、柳親家太太；隨後各家戚好本家，沒有不來；除王妃因太妃未愈，來了就去；其餘多邀來榮禧堂看戲吃麵。忽報劉姥姥來了，郡主忙叫：「請進。」只見他鶴髮如銀，拄了個拐，顛巍巍進來，先替王夫人及郡主拜壽，然後與親戚相見，便道：「這裡太太、奶奶都認得，那位是誰？」郡主道：「是我親家姊姊。」姥姥又問：「薛姨太太、平姑奶奶怎麼不見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們都到任上享福去了。」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你們大家做官，就像我們莊家做田，——一輩子又一輩子的。我長久不來，多疏失了。昨日周相公來說，這裡少大人生日，叫我來拜壽並求親，如今平姑奶奶任上去了，這個事就難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不妨，我這裡飛馬去三天來回，姥姥等一兩天，吉期大約准的。」姥姥大喜。

且說寶玉在外鬧了半天，午後人少，便躲進來和姊妹說說話。到了上房，恰好柳親家、劉姥姥在坐，就回院裡來。打綴錦閣過，順道上去散散。因吃了幾杯，又昨夜不睡，便睡著在榻上了。襲人看見忙上去敘舊，那知已入睡鄉。他想：「此關不通，終難久住。」便自己脫去衣服，只剩一條叉褲，正要上去俯就，只覺有人背後「噙」的一聲，重重的打了個脖子拐，打的襲人頭暈眼花，金星兒亂迸，翻了下來。把寶玉驚醒，看見這樣光景，跺腳道：「好了，倒扳槳了。」依舊起身去了。襲人只得回房暗泣。那知麝月這夜輪著園裡總巡差使，伺候席散，來耳房上宿。現成酒菜，因邀襲人去夜飲敘舊。大家自然抱怨寶玉薄情。酒醉送襲人回房後，便到園中巡了一遍，回來在房等角門關了，方才就寢。

忽聽得吆喝之聲，起來看時，芙蓉祠裡燈燭輝煌，侍從林立，上面端端正正坐一個晴雯，下面戰戰兢兢跪一個襲人。只聽得堂上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驢狐！你要浪，那裡浪不得，敢在我這裡浪！不是我打你一下，那沒人樣事就做出來了。好不要臉！」喝左右：「與我洗剝了再說！」兩邊答應一聲，把襲人架起，上下衣服剝個乾淨。襲人雙手遮羞，低垂粉臉，跪在丹墀，不敢則聲。只聽得又罵道：「你這淫婦！你自說，在怡紅院時，首先誘壞寶玉的，是誰？設法牢籠寶玉，不許他別處走動的，是誰？逼他擦斷玉簪子賭咒的，是誰？你還要在這糊塗太太跟前暗箭傷人。沒有怎麼，先打你一頓嘴巴，叫你自供；不供，再打。」兩邊又答應一聲，趕上些丑鬼來：一個把他兩隻白膀子反轉；一個伸起只泥腳踏住他腿，把臉扳過來擊在膝蓋上；一個吆喝著拿皮掌左右各打了二十。打得襲人紫添臉暈、紅綻牙花，哀哀叩頭道：「誘壞二爺的，是我！牢籠二爺的，是我！勒掇二爺要他折簪設誓的，都是我！只求施恩。」

又只聽堂上冷笑道：「要施恩，你那時為什麼不少說些？說我罷了，芳官、四兒、他姑娘，姑娘這麼待你，你還要殺他，這也罷了。郡主金枝玉葉何等樣人？你為他『東風壓西風』，一句話釘了恨，就用巧勁兒殺他，害得他兩位死別生離，百般苦楚。幸他福命大，重新興起這府裡來。不然，你這驢狐，小且嫁不成，回來投奔那個？你還要串通著那班糊塗主子，詭計多端，想捱進來巴給他，——叫你好兒子給你小老婆的，請管慢慢再殺人。告訴你，我如今怕誰？且借你屁股，臊人的臉，與我拄下去打四十板！」兩邊答應一聲，趕上來把襲人赤條條拖下去，揪頭揪腳橫在地上，一板一吆喝，打了四十，打得兩條白腿平日雪光粉致，此時玉碎花濺，捱痛無聲，流紅有跡。打完放起，爬上去碰頭謝打，才聽得說：「散了罷。」

麝月怕他看見，忙忙退回，那知被樹根絆了一交，猛然驚醒，天已黎明。不勝詫異，索性叫起上夜的女人，等天明到祠前去看，只見堆著一條白綢單褲，一件月白比甲，一個繡花兜肚，認得襲人之物，忙拾起來，拿了到他房裡。陪他的老婆子道：「花姑娘不知為甚哼著？」進去看時，襲人數說昨夜之事，與夢中所見無二，並道：「昨日明明穿著小衣睡的，今日不知那裡去了？」麝月取出還他，並看他十分狼狽，安慰了他一回，便去告訴寶釵。寶釵叫不要聲張，那知一傳二，二傳三，瞞得那個？郡主聽了，惘然想調開他。倒是襲人對麝月道：「我捱這頓打，是我自不好。此刻出來當別的差使，實在沒臉，倒不如躲在祠裡少見些人。」郡主就吩咐麝月幫著照應，不再問了。出門謝壽，至晚方回。

次早到李紈處謝，說及昨在柳府，又問起蘭哥兒吉期。李紈道：「我想七夕這日，既是巧姐好日，——一嫁一娶到也有趣，省得大熱天只顧勞動親友們。」郡主道：「很是。至應用若干統交給我，我前番過去的時候，若不是嫂子你來照應，賈府還有一個正經人到嗎？蘭哥兒的事我自該效個小勞兒。」李紈不勝歡謝，就同到秋爽齋探春處來。